

入學前劇情

《秘密筆友》

TAG.艾爾尼諾·萊辛

--

在聖蒙果醫院做完診斷後，回到家裡，杰拉德就更常把自己關在房間了。

倒不是說他害怕被父親責罵什麼的，畢竟他在住院期間就做好了心理準備，之所以會一直待在房間，是有著更令人難為情的理由，或者該說是難以啟齒？

杰拉德灰心地趴在桌子上，旁邊散落著一張張的信紙。

這已經是第三天了。

他依然想不出該寄什麼內容的信給他的新朋友。

明明在相處的那段時間，他們聊了那麼多的東西。從家人到朋友、喜歡的討厭的，彼此的興趣或者是嚮往，但怎麼好像在對方離開之後，就突然變得越來越不踏實了？

抬起頭，杰拉德用力地捏著自己的臉頰，然後發出了痛呼聲。

——必須振作起來才行。

頂著被捏到通紅的臉蛋，他先將空白的紙張鋪平，接著氣勢十足地提起羽毛筆，在開頭寫上了對方的名字，同時，也在心底催眠般的告訴自己要保持冷靜。因為在寫完名字後，接下來才是令人煩惱的開始。

他應該要參考看看寄給其他人的信嗎？

先是從腦袋裡浮出了這個想法，但接著，他又意識到另一件重要的事。

艾爾尼諾跟其他人可不一樣。

杰拉德立刻陷入了煩惱，然後思考了很久，久到羽毛筆上的墨汁都快乾了後，他才終於做出了抉擇，答案是——否定。他垂下眼睛，目光黏在只寫了名字的紙上。

嚴格說起來，他從來沒給男生寄過信。

所以，現在正是邁出那一步的時候——

猶如正在思索著重大決定一般，杰拉德的眼神裡佈滿了凝重，他握著手裡的羽毛筆，然後不自覺地

將它抵住了嘴角，最後，抬起筆在紙上寫下了第二行字。

「你最近過得好嗎？」

在結束最後一個字母時，杰拉德忍不住挫敗地抖了一下。

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三天前到現在，他所做出的種種奇怪行為的話，杰拉德只能慚愧地承認，他實在是太興奮了。是的，興奮，為了他第一次交到的男生朋友。

想起了與對方說話的記憶片段，杰拉德抿起嘴，猶豫地將那句老套的問好劃掉，然後換上了比較自然的語氣，至少他想，艾爾尼諾收到信的時候，大概不會想看到客套的內容。

所以，

「嗯——」

把眉毛緊緊地擰了起來。

杰拉德開始在紙上寫著他回家後的生活，以及，抱怨他現在沒有睡前故事可以看的這件事（但很快就又劃掉了），接著他又想到對方的身體狀況，忍不住多寫了幾句關心的話（雖然這也劃掉了，因為他想對方剛出院肯定不會想聽到這個）。

就這麼塗塗寫寫了一陣子後，回過神來，眼前的信紙已經慘不忍睹到看起來像是張幼稚的塗鴉。杰拉德有些心虛地把紙折了起來，然後眨了眨酸澀的眼皮，把它放到一旁，打算明天起來再重新寫一張。

他疲憊地打了呵欠，起身到浴室梳洗，接著毫無形象地趴在軟綿綿的大床上。

「要早點起來才行。」

杰拉德迷迷糊糊地自語著。

「而且要比父親起得還早。」

不然寄信的時候會被發現的。

「然後……」

要保密，因為，

「呼、呼——」

這是只屬於他的，

人生的第一次秘密。

隔天早晨，杰拉德睜開了眼睛，從窗簾透進來的陽光讓他有些不能適應地眯起眼。

他緩慢地從被窩裡爬出來，然後拍拍臉頰，正準備去潑點水好讓自己清醒的時候，映入視線中的異狀卻讓他停下了腳步。他看著昨天睡前明明弄得亂七八糟的書桌，此時已變得乾乾淨淨的模樣，眼睛不

自覺地睜大。

而且，最重要的是——

「不見了。」

那封信不見了。

杰拉德愣在原地幾秒鐘後，顧不得還沒梳洗，立刻焦急地就衝出了房間，接著在廚房攔截了他的母親。他喘著氣，緊張地問道：「媽媽，我的信、那封信呢？放在桌子上的。」

雪倫先是莫名地看著連頭髮都沒有梳的男孩，接著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，語氣愉快地回答：「我幫你寄出去了，是在醫院認識的孩子對吧？」

杰拉德呆呆地聽著母親的話，「寄、寄出去了？」

「對啊。」雪倫有些納悶地皺起了眉，「是寄到旁邊放的地址沒錯吧？」

「是……是沒錯，可是——」

重點不是這個。

杰拉德想起那張簡直是惡作劇的塗鴉之作，表情驀地像是吃到了奇怪味道的巧克力蛙一樣難看，他抱著最後一絲希望地抬起頭，問道：「現在……還來得及拿回來嗎？」

雪倫搖了搖頭。

杰拉德欲哭無淚地蹲下身子，把臉埋在膝蓋間，然後像隻鸵鳥似的把自己縮了起來。

糟、糟糕了。

艾爾尼諾——